

作者：社區糧倉工作小組 & 陳建泰

單位：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

June 29, 2015

社區糧倉倡議

「社區糧倉」指的是在城鄉交界，一個一個由社區的家庭所支持、共同承擔風險的生態農場。我們稱這種農場為社區協力農場（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Farm, CSA）。農場本身也許無法完全供應都會所有的食物，但是它們會成為都會糧食的匯集地，並且是整合都會支持健康食物、健康環境以及公平分享永續環境力量的重要據點。

緣起：都會安全糧食供應模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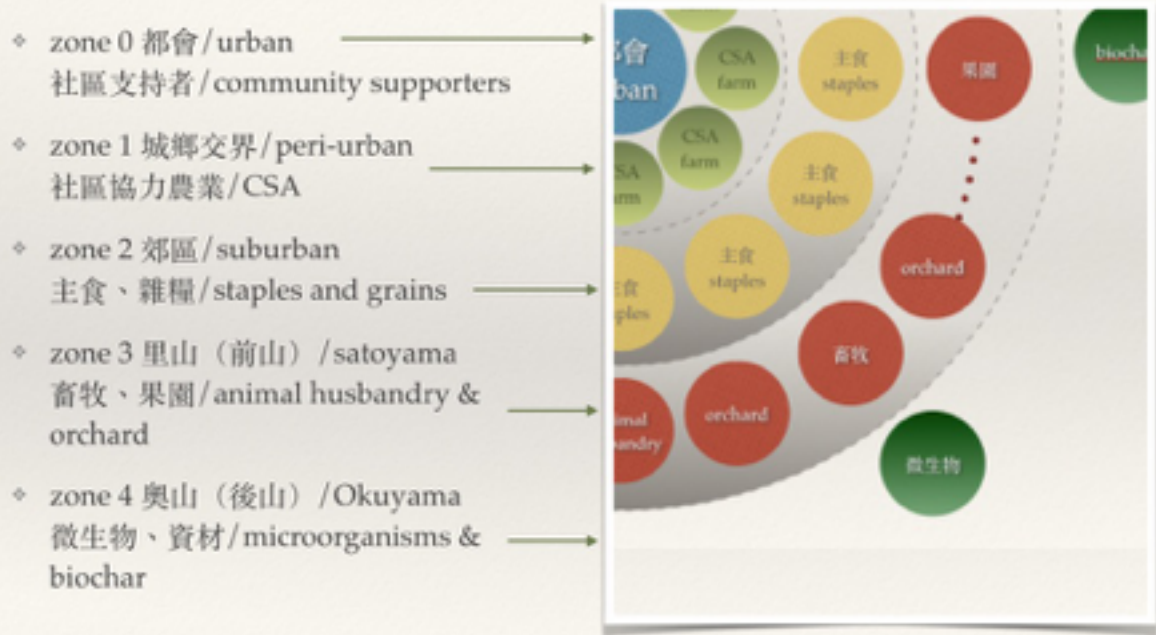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都會的糧食需要除了主食、雜糧、蔬菜，還需要油脂、蛋、乳、肉與水果。想像一個都會，若是可以在最小的範圍內達到自給自足，那麼，它的糧食來源分布可以用「圖一：都會糧食圈模組」規劃。



圖一：都會糧食圈模組

在這個規劃以同心圓的方式，把都會本身當做都會糧食供應設計裡的第 0 區，城鄉交界（puri-urban）是第 1 區，發展 CSA 農場，種植蔬菜；郊區（suburban）是第二區，負責主食、雜糧、油脂的供應；里山（日語 satoyama，指的是山與平原的交界處）是第三區，發展小規模的畜牧場、果園；奧山（日語 okuyama，就是我們稱的後山）提供微生物與農務所需的相關資材。

分區/Zones



圖二：仿照樸門永續設計的分區概念所設計出來的都會糧食供應模組

願景：讓生態農場像珍珠一般掛在都會的頸項上

請大家想像一個都會被 CSA 生態農場環繞的景象，生態農場與周遭的稻田、雜糧田、畜牧場、果園緊密的連結著，以最靠近都會的 CSA 農場作為這些糧食的匯集地，然後每週把多樣均衡的食物送到社區。這樣一來，社區的支持力量，自然就會遍滿都會的周遭，沒有中間商的介入、以認識代替認證，社區認識自己的農民、農地以及食物的種植方式與處理過程。

然而，這幅景象要實現的關鍵在於是否有足夠多，訓練精良的優秀農民，而且要有陪伴這些優秀農民創造農場的育成中心（incubator center）。這就是為什麼要發起社區糧倉工作小組的原因。

社區糧倉行動：訓練並陪伴成立農場

當社區大學開始有意識的集結社區的力量，將擁有城鄉經驗或者喜愛農村生活的退休或屆退人員集結，透過課程，與樸門永續設計的實踐者、自然農法農夫、學界、官方結合，組成社團，由社區大學協助尋找實驗農場場地，組成「社區糧倉工作小組」。

社區糧倉工作小組加上一個實踐場地，就形成一個以培育新的小規模生態農場為目標的「育成中心」，理論加上實作，激盪出越來越多的新秀農夫，然後，協助新秀農夫，建立自己的 CSA 農場。

標的區域

這份倡議書所鎖定的標的區域是城鄉交界的地區，透過建立城鄉交界的諸多社區協力農場，讓更多的都會居民可以親近生產食物的地點，也讓生產食物的地點作為都會生態服務的場所。

預期的效益

當都會擁有強大的社區糧倉工作小組，都市的周圍，城鄉的交界便很容易產生許多生態農場（規模從 0.5 公頃到 1 公頃），實行家庭人力為主要勞動力來源的小規模農業（small-scale farming），每個農場只需要找到 50~100 戶的當地支持者，農場與支持者彼此承諾：農場餵養人們，人們支持農場，並共同分擔潛在的風險和收成。這些農場不靠農藥與耗能的化學肥料來生產，它透過知識密集的生態農業（agroecology），在顧及生產與生態的情況下，使一切可以可持續（sustainable）。

這可以創造大量長期穩定的氣候工作（climate jobs），每一個農戶的月平均收入接近 10 萬元，超過 20 萬的市民從這些農場得到健康的蔬菜，食物碳旅程絕大多數小於 20 公里。

這些農場形成了一環環的生態廊道，消除熱島，讓都會重拾宜人的氣候，生態多樣的堅韌環境，消化都市絕大部分的有機廢棄物（落葉、廚餘），這些農場，每年都會讓超過 10 萬噸的落葉、15 萬噸的廚餘成為滋養作物的養分。

更重要的，這些社區協力的生態農場，開始整編都會對於農村、農業與食物生產的支持力量：每 3～5 個農場就支持一個郊區的稻田，實行著宜蘭特有的「穀東俱樂部」，農場更成為據點，為社區連結更多的健康食物管道（雜糧、油品、加工品...），共同購買也成為長期的相互承諾，由於沒有經過中間商，也沒有所謂的「格外品」，產出的食物充分利用，因此，這裡獲得健康食物的代價十分平實。

更有趣的是我們發現，社區的退休長者是這些農場主人的最佳夥伴，除了人力之外，他們也為這些農場無私地貢獻他們一生的學識與智慧，並成為農家最溫暖的心靈捕手。

若是我們能如此做，這些農場將讓都會的糧食自給率很快提昇，同時也建立了健康、生態、綠能的綠色都會。